

他出发前来找过我,走的时候一步一回头……

听外婆讲香港达德学院的往事



年轻时的小带

几天前,从“羊城派”新闻得知,《文化新猷——香港达德学院历史展》在广州农讲所开幕。达德学院,这所特殊时代的特殊大学,将被更多人知晓。

如果我的外婆还在,我也会陪她去参观这个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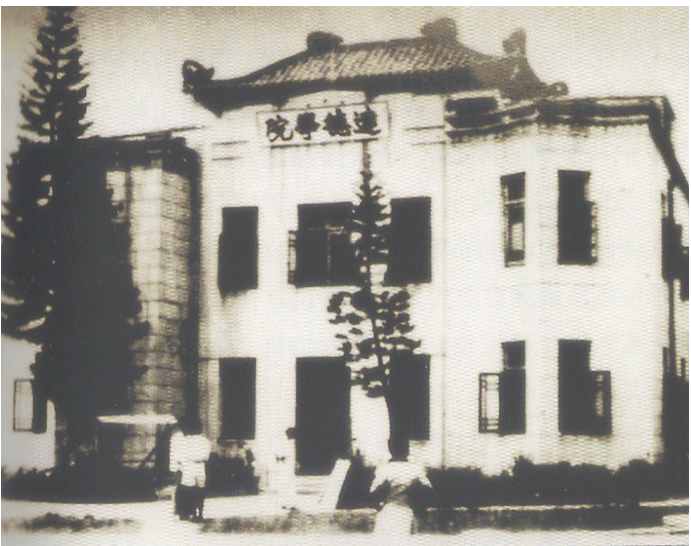
1 临终前忆起故人

《大地恩情》播放时,外婆说:“广兴围,是我的家乡。”外婆给我讲述乡中风物、童年故事,说日军入侵时,她的母亲整夜抱着她和弟弟躲在水深及腰的芦苇丛中。后来全家避战到香港,从此背井离乡。外婆的乡愁让我对《大地恩情》倍感亲切,至今仍记得那首主题曲:“河水弯又弯,冷然说忧患……”这是大地的河水,也述说着外婆那个年代平凡人的人生。

外婆出生于民国十八年,享年88岁。临终前,外婆频频说起香港达德学院的往事。她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我有一个男朋友,叫温德兴。他是达德学院的学董,后来牺牲了。他出发前来找过我,没有说什么,走的时候一步一回头,直到我关上门。”

外婆全名庞永带,以下的故事,发生在外婆16岁的时候,暂称外婆为“小带”吧。

2 弥敦道张公馆的神秘客人



1947年,蔡廷锴捐出芳园别墅给达德学院

小带的父亲在香港当厨师,家境尚可。小带看见邻居姐姐去富人家熨衣服,也想跟着去。父亲说:“先试试吧,要是太累就回家。”当时香港吴松街有一家新皇官酒楼,老板叫“张平之”(粤语发音),是位爱国资本家,对在港民主人士及共产党人多有资助。小带在位于弥敦道的张府打工,张太太很喜欢她,说她衣服烫得仔细,穿起来体面。张太太爱跳舞,穿衣讲究。

在小带的记忆中,老板很和善,和佣人同桌吃饭。张家经常吃海参,用来焖肉、焖鸡。每天下午还有糖水、炼奶、咖啡。后来回到广州工作的小带,最怕开苦涩思甜会,大家控诉“万恶的资本家”,小带总是一个字也说不出。

1946年的一个夏夜,正在举办周末舞会的张公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小带打开门,看见老板的朋友文公。文公听见屋内的歌舞声,没进门。门廊的水晶灯照着他精瘦的脸庞,唇边的两撇胡子也掩盖不住他不满的神情。文公摆摆手说:“我不进去了,你把这封信交给老板。”临走又说:“小带,告诉平之,都什么时候了,别一天到晚跳舞!”

在老板的朋友中,小带觉得文公最神秘。他衣着朴素,神情严肃,独来独往。

有段时间,文公住进了张府,在走廊尽头的小房间。小带每天早上煮一碗腊味饭,倒一杯白兰地,送去文公的房间。文公有时会跟她几位工友聊天,告诉她们,工人阶级是很伟大的。她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感到新奇又温暖。

不时有神秘人士来找文公。张老板总是支开其他佣人,叫年纪最小的小带去送茶水。文公夸小带做事利索,话不多,常叫小带帮忙整理报纸、作电话记录、送信。文公

的往来信件很多,都是小带签收的。有些信封上有特殊符号,看起来很重要。张老板还交代家人,打电话到张府找文公的,都由小带接,其他人不用经手。他也告诉小带,不用做其他家务,专心协助文公。

后来张公馆的舞会越来越少,小带也不用帮太太熨衣服了。文公对张平之说:“外面的事情准备得差不多了,你让小带跟我出去办点事吧。”张平之没有立即答应,他把小带叫到书房,问她愿不愿意跟文公走,说:“你有权知道自己有没有危险。文公是帮共产党做事的。”小带点点头说:“文公是好人,好人做的应该就是好事吧。”

小带离开张府后,开始全职帮文公做事,主要是收发资料、联络会议。她做的事很琐碎。文公还安排她去上夜校。夜校课程很丰富,学习普通话、历史文化、跳舞、体育、妇女解放之类的知识。所以小带一直到晚年,都保留着天天看新闻的习惯。但当时的小带并未意识到,她的“新老板”及他的朋友们,将在中国近现代史留名。

3 一场无言的告别

张文在港期间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备香港达德学院。达德学院是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共广东区委、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创办的一所进步大学。达德学院对掩护爱国民主运动、支持解放战争、培养新中国的优秀干部,起到了重要作用。达德学院的学生既有自行报名入学的进步青年,也有内地党组织安排赴港就读的培养对象,有些学生在入学前就已参加过东江纵队、珠江纵队、思平游击队等抗日游击队。第二年入学的学员还有不少来自南洋地区,多为海外的共产党员或团员。

达德学院筹办至开学,小带一直在张文的安排下,帮忙接待老师和学员。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有着新思想的同龄人。达德师生有时会乔装到文公的住处碰头,男的穿西装打领带,女的穿旗袍涂口红,打扮成先生太太的模样。小带给他们送茶水零食,还在楼下站岗。学生们也会领着小带去达德食堂吃饭,每人凑一毛钱,给小带加菜。年轻人之间,有一种来自五湖四海、却亲如家人的喜悦。尤其是那位客家口音的温德兴,得知小带也讲客家话,真是他乡遇故知。有时不开会,温德兴也来看小带,讲讲他们听了什么讲座、演了什么话剧。当时郭沫若、茅盾、乔冠华都有来做讲座,不少香港市民也会过来听。课堂座无虚席,走廊挤满听众。

听着温德兴的讲述,小带的心灵仿佛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一个不属于现实,却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地方。但有一天,温德兴来见了小带一面后,匆匆忙忙就走了。下楼梯的时候,他一步一回头。不久,文公告诉小带:“你的好朋友牺牲了。”小带一辈子也不知道温德兴当年去了哪里,甚至不知道温德兴是不是化名。

1949年2月22日,达德学院被港督下令撤销注册执照,次日封校。理由是达德师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参与游击战。学校解散后,师生有的去北平工作,有的留港学习经济为解放区金融工作做准备,大部分学生分批转移到华南游击区投身革命。“根据粗略统计,这两批学生总人数达201人之多……这些校友当中,有18位在广东、广西和福建一带的游击战中战死,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烈士。”(刘智鹏《香港达德学院——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与命运》,中华书局(香港))

这18位英烈中,并没有“温德兴”的名字。但暗夜烛光,总照得特别远。温德兴带给小带的,除了一般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还有她见闻、思想的混沌初开。他们的分离是这样仓促,都来不及陷入深刻的悲伤。但半个多世纪之后,小带在生命弥留之际,仍为那场无言的告别流下了少女时就该流下的泪水。

4 离别后的重逢

除了进入游击区作战,达德师生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统战任务,比如护送在港文化精英及民主人士北上。其惊心动魄程度,不亚于游击区的枪林弹雨。张文等人在香港的任务陆续完成,胜利在望。1949年秋天,他对小带说:“跟我回新中国吧。”

小带心中却闪过一个男子,像微风吹皱一池春水。这是在温德兴远去之后,小带认识的另一位客家小伙子,叫黄通华,在香港《每日论坛报》当印刷工人。小带常常送信到报社,两人由此相识。通华哥很帅,小带对自己的容貌不够自信,一直不敢交往。

在张文的劝说下,小带离开了香港,离开了父母。到广州后,小带进入广州市行政干部学校学习。新社会、新同学、新世界,一切都恍如隔世。

1949年年底的广州城,仍不时有空袭警报。一天,小带在北

京路财厅大楼下面躲警报,听见有人叫她:“阿带!”她转身一看,惊叫:“通华哥!”通华哥写下一个地址塞给小带,说:“我们都回来了,来找我们玩吧。”

劫后重逢的两个年轻人,开始约会了。学校老师调查过黄通华后,对小带说:“黄通华同志是个上进的小伙子,你可以和他交往。”这位帅气又上进的通华哥,后来就成了我的外公。

小带从干部学校毕业后,来到广州市糖烟酒公司工作。“小带”的称呼渐渐变成了“老虎”,无人知道她在香港有过如此经历。1960年冬天,有人骑自行车到十甫路副食品商店找老虎,说:“庞永带同志,我是省委来的。张文同志现在在病危,请你去见一见他。”小带来到医院,张文夫人见到小带,相拥而泣。张文已不能睁眼,口中却喊了一声:“小带……”

斯人远去,“小带”这个名字,到这里就结束了。

5 河水弯又弯

外婆和外公育有五个女儿。过往种种,已成今日家庭聚会之谈资。滚滚红尘中的生离死别故事,仿佛只存在于电影中。当祖辈远去,我们回望历史的窗户,一扇一扇地关上了。

多年前,我曾和表弟一起去寻访达德学院旧址,位于现在的基督教何福堂书院。书院还有一个招牌,是“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此地是香港一处受保护的古迹,不对外开放。一个女保安问我们干

么,我说想看看外婆年轻时工作的地方。她竟被感动了,让我们进去,还叮嘱不要进屋,会有蛇。那天香港有台风,我们在雨中转了一圈,依稀贴近了那个时代的吉光片羽。

又至清明,我们的祭奠仪式向来从简。这对于无神论的外公外婆,也是一种尊重吧。思念外婆的时候,我会哼唱着:“河水弯又弯,冷然说忧患……”不知外婆还记得这首首歌,记不记得她童年时的广兴围?



何笃忠

“笃爷”由来

何笃忠先生,行内称“笃爷”,著名粤剧编、导、演艺术家何笃忠先生驾鹤西去,广东粤剧界痛失一位“通台老倌”。临近清明节,我常常忆起与他共事的诸多细节。他的为人、做事、学识,是我学习的好榜样,让我受益良多。

“笃爷”是1965年广东粤剧学校首届毕业生,专攻丑生和老生,曾得到白驹荣、陆云飞、文觉非等前辈名家亲授《拉郎配》《选女婿》等传统剧目。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会粤剧团工作,一干就是15年。这15年里,他在基层剧团身兼主演、编导、艺术室主任、副团长等职,种种磨炼对聪明好学的他来说,无疑是日后成为“通台老倌”的学习和实践平台。1980年他调入广东粤剧院。他编导过《猴王借扇》《雾锁东宫》《锦伞夫人》《双枪陆文龙》等数十出长短剧目,屡获国家级和省级奖项。

电视粤剧的开拓者

认识“笃爷”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荧屏上。那时最大的娱乐平台,当属电视。当时的粤剧正因电视,特别是香港武打电视剧的冲击,开始走向低谷。但电视粤剧《笑话百出》犹如横空出世,连播130集,传遍整个粤语地区。该剧集的策划、导演兼主演之一正是何笃忠先生。

“笃爷”以其敏锐的触觉、深厚的粤剧编导艺术修养,在极度低迷的行情中,另辟蹊径,与电视台合作,创办了综艺栏目《粤韵风华》,并陆续推出电视粤剧《笑话百出》《钦差驾到》《七十二家房客》《四喜临门》《审死官》等剧集,不但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同时更屡获“星光奖”“金鹰奖”,为粤剧的传播搭建了一个新平台,为传统戏曲现代化探索了一条新路径。

荧屏上,他表演幽默、风趣。“笃爷”带着古韵的唱腔“沙而不哑”,塑造出各种人物,其多才多艺,早已为行内外所熟悉。而我与他真正谋面,是在2004年红线女艺术中心的一次会议上。后来,每逢同一地点的会议或红线女老师的约见,我就绕路半小时去祈福新村接他同行。他开玩笑地说,有一个“处级”的专职司机。而我视他如师如友,每一次都是请教的良机。他曾多次强调本地创作人才的重要性,并说每一部能流传下来的成功作品,都离不开本土创作人员。他勉励粤剧同行要自信,要“识宝”。

“粤剧人之家”的“大管家”

广东粤剧工作者联谊会由红线女老师于1994年创办,旨在团结全省粤剧工作者,为粤剧的发展搭建沟通、研讨、传播的平台。后更名为“广东粤剧促进会”。

在长达整整30年的岁月中,“笃爷”从未停止过对这个“家”的热爱和付出,他一开始就是该会第一届秘书长、副会长,到2024年他生命最后一刻,仍担任着监事长职务。他参与策划过各种活动,如“难忘的岁月——反法西斯抗战胜利纪念演出”“汶川大地震筹款演出”,纪念马师曾、薛觉先等名家先辈等演出以及编纂出版《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等,从总体策划、人员调配、舞台呈现,到海报的设计与排版,他事无巨细,身上好像有一种使不完的劲,有出不尽的“金点子”,给人惊喜不断。

《大全》的“灵魂人物”

《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简称《大全》)是一部对粤剧表演艺术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的鸿篇巨制。2017年6月该工程正式启动,汇聚了粤港澳大湾区及海外的粤剧艺术家和相关机构共同参与。在这长达八年的编纂工作中,“笃爷”凭借渊博的知识,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大全》的核心和灵魂人物之一,倾注了他晚年全部的精力和心血。

当他查出患喉癌时,依然没有停止工作,仍几乎每天奔波于祈福新村与广州图书馆之间。后来他说不了话,就以笔代口,为《大全》的“舞美卷”和“剧目卷”的收尾工作做最后的审定。为了排好传统排场《盲公问米》,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他,仍将工作人员请到家中,拄着拐杖,为演员和导演作表演示范,这成了他为《大全》拼尽生命全部的最后影像。

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笃爷”竟在该工程竣工前一个月与世长辞。临终前,他留下对艺术人生的自述:“汗水浸淫三支笔(编剧、绘画、书法),心血凝成几卷书”。

斯人已去,唯留追忆。

这一年来,广东粤剧界逝去的名家

○2024年3月21日,一级作曲、著名粤剧音乐家、粤剧唱腔设计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粤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黄培先生(艺名黄壮谋)在广州逝世,享年100岁。

○2024年10月29日,著名粤剧编、导、演艺术家,一级编剧,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广东粤剧促进会监事长,《粤剧表演艺术大全》执行副主编何笃忠先生在广州逝世,享年82岁。

○2024年11月1日,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广东粤剧院资深演员陈晓明(原名陈道明)在广州去世,享年84岁。

○2025年3月8日,原广州粤剧团二级导演冯小娟(小木兰)同志在广州逝世,享年94岁。

缅怀欧豪年先生

“其人其艺皆成中华文化精神的鲜活诠释”

□刘思东(口述)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整理)

时值先生在台北举办个人展览,我们有幸前往观摩学习,现场汇集海峡两岸诸多丹青名宿,足见欧先生在职坛的影响力之盛。

欧先生始终心系祖国。2018年,高剑父创办春睡画院95周年之际,欧先生携多名徒弟参加广州高剑父纪念馆举办的“回家——岭南画派港澳台及海外画家联展”。当年84岁的他,坚持来广州参展,自称是受到高剑父家国情怀的感召,希望岭南画派祖庭再度焕发活力。

次年,我因孩子在美国旧金山念书,前往探望,经画家郑泽杰先生引导,顺道造访了欧先生的画室。自此,我与欧先生开启持续数载的书画论道,谈作画、谈书法、谈诗文,我们的交往更密切了。

2021年,广东画院联手包括港澳台在内全国各地画家创作《百花齐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画作,广东美术界邀请欧先生作为特邀艺术家参与指导,他欣然答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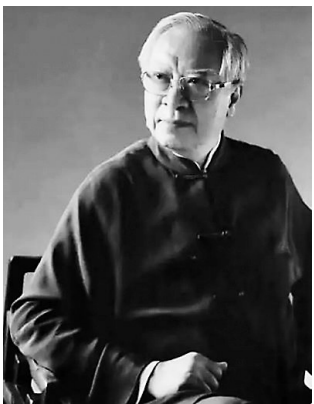
我最后一次跟先生通信大约是2023年8、9月。当时已得知他因病住院,但寄来的一幅字仍苍劲有力。没料到,几个月后便传来噩耗。欧先生继承岭南画派“调和中西”的创作传统,在强调墨色融合的基础上,用色的成分较多,有独特的艺术探索和创新。特别是他的山水画,墨韵浑厚,体现出中国画“骨与肉”的关系。

世人多传颂欧先生的中国画,实际上,他的书法也自成一家。他将传统书法的气韵融入画中,在章法布局、形象造型上更有

化的传播,桃李遍布天下,让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和台湾何以在民族的脉象中延传中华文化的血液。

印象最深刻的是,2019年时,欧先生专程来南京,拜祭其太老师高奇峰先生墓。他当时已年逾八旬,身材比较肥胖,在我们的搀扶下缓步登山来到墓前。他在墓前的高氏铜像前伫立良久,追忆墓主人生前的崇高业绩,最后还行了跪拜礼,老人家对前辈的尊敬、爱戴之举,令人动容。晚上,在下榻的酒店里,我们聆听了老人家对艺术人生的讲述,同时也见到老人家熟练地背诵诸多古诗词的豪迈形象。

我跟欧豪年先生真正相识于2014年。当时广州市美协组织了十几位广东中青年画家到台北新竹参加一场学术交流活动,欧先生担任了该场活动的艺术顾问。



欧豪年

欧豪年先生作为岭南画派大家,不仅绘画艺术造诣高超,对书法、诗文都有着深刻理解,其艺术成就架起跨越海峡的文化长桥,其人其艺皆成中华文化精神的鲜活诠释,值得后人追忆缅怀。

欧先生17岁师从岭南画派大师赵少昂。赵少昂为岭南派一代国画大师,岭南画派卓有成就的主要代表人物。欧先生作为赵少昂的学生,始终心怀家国,毕生坚守传承岭南画派精神的使命感。欧先生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华传统文